

西南王劉湘別傳

(本文插圖刊第5頁)

●袁 宙 宗 (大學教授·史學家)

家貧輟讀學作裁縫

劉湘，號甫澄，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人，一八九〇年（清光緒十六年）五月十五日生。家境清貧，父文剛佃農為生，有子二人，女一人，湘年居長，十一歲始入私塾就讀，因見父母劬勞之狀，不忍卒讀，經人介紹，入周裁縫家作學徒。

周裁縫以劉湘誠懇樸實，姿質不凡，乃以獨生女玉兒許之，並資助其繼續讀書，十九歲從戎，二十餘年間，叱咤風雲，在軍頭割據的四川，居然掃蕩羣雄，得以統一，號西南王，堪稱四川軍人之佼佼。抗日戰爭發生，向中央請纓殺敵，並通電全國籲請一致抗日，出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，不幸胃癌病作，民國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）一月二十日病逝漢口萬國醫院，年四十九歲。

劉湘外貌忠厚，胸具城府，說得上「大智若愚」。他只讀了幾年私塾便中途輟學，歷盡艱辛，苦其心志，在他初入裁縫店學藝，周裁縫看他英姿勃勃，勉以工作之餘繼續複習書本，以待後用。周裁縫膝下無子，只有一顆掌上明珠玉兒（和劉湘二十歲時結婚，更名周書），和湘年齡相若，朝夕相見，日久生情，周裁縫不加干涉。可是周妻則不以為然，嫌湘是一個窮小子，不願女

兒和他糾纏，並責罵湘：「癩蝦蟆想吃天鵝肉，別做白日夢」但玉兒對劉湘反而一片癡情，暗中鼓勵劉湘不要灰心，此生非他莫屬，凡是珍貴的食品及用物，她偷偷地送給劉湘，湘也死心踏地的愛她，對她表示，萬一此生不能娶她，決心出家作和尚。

篋匠指點成大將軍

某一天，有一位過路客來周裁縫店修補衣服，見劉湘正在一旁工作，客人問周老闆：「這是令郎嗎？」指着在旁的劉湘。周老闆說：「不是，是我的學徒」。客人對劉湘端詳一番說：「老弟，你太委屈了。我會替人看相，據我看來，此處不是你長居之地，如果你去從戎，將來大有發展，官拜大將軍，必能作到四川第一人，我講的話，決不誇張，也不取你分文。我叫王篋匠，南充縣龍門場人，將來發達，請你給我一些照顧。」

王篋匠年輕時在家鄉作篋工，因生意不好，浪盪江湖，得異人傳授，善觀氣色，既不相手，也不摸骨，對人一望而知過去未來。五十幾歲返鄉仍操舊業，他因得劉湘之助，已家財萬貫，但勤勞不息，別人問他何以如此，他說「此乃命也，不能安閑，否則生病」民國二十四年，三月，有一

天他對他兒媳說：「我將有遠行，你們不必驚恐不安，也不要作任何行動，我自然會回來的。」當天被土匪綁架了，過了幾天，南充專員公署忽得四川省政府劉湘主席急電該署，限週內索回王篋匠，否則以不能安靖地方，任匪猖獗治罪。過幾天王篋匠安然回家。當民國十九年三月，李宗仁、閻錫山、馮玉祥聯合反抗蔣介石總司令。四川的劉文輝、鄧錫侯、田頌堯三人與李等勾結，並威脅劉湘參與。劉湘是時已與中央合作，擁護蔣介石總司令謀求統一全國。在劉文輝等威脅下，何去何從，把握不定，派人去南充接王篋匠到重慶，王告訴統率大軍的劉湘說：「軍長逢凶化吉，遇難成祥，擁護中央，謀求統一，是為上策，劉文輝等不足以成大事，又何疑焉。」劉湘遂因掌握川東地區，扼制出川咽喉，使劉文輝等無法率兵與中央為敵。民國二十年元月十三日，劉湘派劉航琛赴南京，向蔣介石總司令報告軍政大計。蔣批准劉湘統一四川計劃，撥發槍械彈藥，並准劉湘自購英製輕機槍一千二百挺，子彈三千萬發，兵艦二艘，砲艦十艘，使劉湘實力大增，奠定爾後統一四川之基礎。

統率大軍保衛四川

劉湘對王篋匠十分敬重，要安置他在軍部任事，他說「命無官星，不堪任事」仍舊回到他的老家。民國二十四年秋，筆者尚在南充上中學，約同學數人往訪王篋匠請他指點前程，他正埋頭工作，抬頭向我們瞟了一眼說：「學生要好好讀書，有什麼好看的」被拒絕了。王篋匠不輕易爲人看相，除非有特殊關係。民國二十二年十月，劉湘就任四川剿共總司令部總司令，將川中各軍，編爲六路，分負進剿共軍，保衛四川的重任，部署如下：

第一路 二十八軍，總指揮鄧錫侯，馳赴廣元、昭化、劍閣等縣，向通、南、巴負截阻共軍西竄之責。

第二路 二十九軍，總指揮田頌堯，由蒼溪、閬中進剿通、南、巴，截阻徐向前南竄。

第三路 以李其相，羅澤洲兩師負責南充、蓬安之阻擊，總指揮由李其相担任，副總指揮由羅澤洲担任。

第四路 二十軍，總指揮楊森，負責廣安、岳池安全，並進剿通、南、巴，阻共軍南竄。

第五路 二十一軍，總指揮王陵基，在開縣集結，負責支援各方。

第六路 二十三軍，總指揮劉存厚，負責達縣、渠縣安全，阻擋共軍東竄。

四川剿共總司令部內設立安撫委員會，聘張瀾（表方）爲委員長，會分總務（奚敬和）、團務（張六師）、宣傳（彭雲生）、慰勞（何北衡）、賑濟（盧作孚）、調查（楊達璋）。其中張瀾（曾任四川省長，成都大學校長，民主大同盟

主席，中共人民政府副主席）、奚敬和（南充首富，商會會長）、楊達璋（張瀾女婿，留英，曾任成都大學教授兼教務長）三人均南充名人，他們均與王篋匠有來往，請王爲他們看相，對外不公開，但傳聞很多。

電信術士號令三軍

民國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之間，四川有一首童謠對劉湘而發，其謠曰：

「水有彭水漩，神有劉神仙，靈官來鎮殿，哈幾去守邊」

彭誠孚，外號水漩，其人狡猾善變，時任劉湘師長，人稱之爲滑頭師長。靈官，四川人稱守門神爲靈官，有驅鬼辟邪之功，此指劉湘師長王陵基，劉湘最尊敬的有兩人，一文一武，文爲張瀾，武爲王陵基，他都稱他們爲師。張瀾號表方，留學日本，曾在成都四川陸軍速成學堂任教過，劉湘、楊森、唐式遵、潘文華、王纘緒、賀國光……等都是王陵基的學生。王陵基爲滿清秀才，曾去過日本，後在陸軍速成學堂當翻譯，雖未教過劉湘，但劉湘尊稱他爲芳師。因陵基號芳舟。王爲人機智而有學問，爲劉湘屬下師長之傑出者，劉湘所用人才如劉航琛、何伯衡、盧作孚、康心之（四大金剛）等都是王陵基所推薦。軍隊的紀律好，作戰強，爲反共之首領人物，對共軍作戰，共軍聞而喪膽，退避三舍，故人以靈官呼之。哈幾，是指劉湘師長范紹增，號哈兒，出身綠林，打戰以英勇名聞。

劉神仙，名從雲，江湖術士，以下卦算命爲業，號從龍子，意取「龍從雲」。劉湘屬下師長李其相，迷信神道，對左道旁門爲其偏好，果邀從龍子到家相面，劉自高身價不去見李，李反以爲神仙非招之即來，揮之即去。乃親往重慶北溫泉訪劉。劉早有所聞，仍派弟子往迎，李入劉室，見劉身着道袍，對李說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君乃西宮道童，貶謫人間，見本真人寬宥。」抬頭一望，不見劉神仙，請道童說明原因。道童說：「神仙呀，同來女人，身上不淨，有污仙居，故爾回避。」李問他姨太太，說是正值月經來潮。李大爲折服，歎爲活神仙，回向劉湘繪影繪形，說得活顯，劉湘乃效「渭水訪太公」奉之爲神明，接到軍部，每天參拜，其他部屬除王陵基、郭文欽、張瀾、盧作孚不跪拜外，其餘每天均效劉湘向神仙參拜。凡大事決策，均求劉神仙問卜以決疑。劉湘夫人周氏，勸丈夫不要迷信，免誤大事。有一天劉神仙往訪劉軍長，剛好夫人在側，神仙大驚曰：「夫人之相，勝過軍長，鸞鳳之姿，舉措威重，恭賀軍長，前程無量，乃夫人如呂氏之佐高祖也。」婦人之心，經此一捧，對劉神仙另眼相待，不久委從龍子爲師長。劉湘部屬，凡有所求，必先通過劉神仙這一關。鄧錫侯、田頌堯有求於劉湘，聯名擁神仙爲軍事委員長，接受指揮，劉湘欣然同意，傳令佈達。一個江湖術士，居然掌握兵符，號令三軍。後來宣漢、綏定戰事發生，王纘緒、陳蘭亭兩師節節敗退，劉湘請劉神仙親去前線督戰，結果爲共軍殺得狼奔鼠竄，片甲不回，劉神仙不知所終。

，我們甫還沒大出息，一天到晚做公家的事，不顧家庭，所以弄得我衣食不周，見不得人，罪過！罪過！不像治易精明能幹，姬妾滿室，個個都像你這樣花容月貌，錦衣玉食，相形之下，我實在慚愧，請你多多包涵。」銀蝴蝶一聽，窘迫萬狀，不知所措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只好勉強應付幾句，知難而退。

罹患胃癌賣志以沒

劉湘出身貧寒之家，雖貴為一省之長，尤自奉甚簡。他的太太尤其節省有名，每當過年過節，親友及屬下送的禮物很多，有些是食品如餅乾之類，不論貴賤，劉太太都把它收藏起來慢慢享用，非萬不得已不會把它丟掉，就因為這個緣故，劉湘常食陳腐之物，以致患了嚴重的胃病，竟而潰瘍出血。統一四川以後，有一次胃病發作，十分嚴重，乃延請留學德國的吳天民、董炳琪等醫生來會診，判斷是胃潰瘍，必須注意飲食。吳天民博士任主治醫師，調治幾個月病漸痊癒，囑咐劉夫人說：「甫公病雖痊癒，但這種病沒法根絕，而且時間已久，如果再發，難以醫治，以後飲食要特別注意，長期調養，方可收效，每天三餐，以食容易消化、容易吸收的為佳，煙酒最好能免，如果多飲牛奶，配合一些麥片最好。」劉夫人出身鄉野，又未接受新常識，對於劉湘飲食我行我素。不到半年，劉湘病又大發，再請吳天民博士前往診治。吳一進門，見劉湘半坐半臥，色臉青黃，有消化不良之狀，劉夫人坐在一旁也十分着急的樣子。吳博士向劉問：「甫公，我前

次告訴你的飲食，恐怕未能照我所說去做，對嗎？」劉湘把劉夫人望一望說：「她給我吃的，多是一些隔了許久的東西。」吳博士大為驚奇的說：「糟了！糟了！這樣做無病也成病，何況甫公以久病之身，只能吃些牛奶麥片就夠了，其他難以吸收的。陳久的食物，不够新鮮，甫公的病焉能不再發？」劉夫人在一旁很不服氣，反問吳博士：「我們現在用的牛奶麥片，從何處來？」吳說：「美國」，劉夫人說：「美國的東西，運到中國來，飄洋過海，最快也得一年半載。我給他吃的東西，頂多不過十天半月，和一年半載比起來新鮮得多，難道外國來的就是妙藥靈丹，我們自己的東西，全是廢物？」吳博士覺得她如此想法，我未免自討無趣。無怪乎劉湘久病成癆，最後死於漢口萬國醫院。

身後猶遭謠詠中傷

劉湘逝世至今已四十四年，他傳聞很多，一般人猶多認為劉湘只不過是四川的一位軍閥。因為他統一四川後，軍閥們被他逐個擊破，惡意中傷，抹煞事實。說他割據四川，保全自己實力。對日抗戰，他也未盡全力，中央槍斃韓復榘，劉湘心虛，嚇死在漢口，甚至有人說他也是中央處決的。例如趙友培教授於民國七十四年，七月二十日，在中華日報發表「中華民國抗戰史詩」抒寫劉湘云：

劉湘領川軍，但謀保實力，不肯出精兵，居常亦憂疑。……劉湘懷異志，不肯出夔門，槍斃韓復榘，劉氏吃大驚。抗令不出兵，自知罪孽深

，徬徨難決定，憂心如火焚，由此竟嚇色，斯疾有斯人。

這種道聽塗說，亦筆之於史，後來有人質問其事，趙君自己承認「誤以耳聞代目擊……當即刪除」(七十四年八月十四日，致戴高翔將軍函)筆者與劉湘無半面之緣，亦無任何恩怨，所記述者據文獻所載與居成都十餘年親耳所聞，不敢言之為史，只不過供有趣者參酌而已。就拙見言，劉湘有幾點值得表揚的：

- 一、貴為一省之長，自奉甚儉，終其身不娶姨太太。
- 二、用人唯才，不分畛域，不用同鄉親戚，推展建設，多在京滬延聘專家。
- 三、興辦兩所大學(成大、重大)，培植專門人才，為國家所用。
- 四、掃蕩軍閥統一四川，使川民免於連年爭戰之苦。
- 五、擁護中央，一致抗日，以宿有胃病之身，親膺重任，蒞臨前線作戰，馬革裹屍，獻身國家。本來一個人要得到十全十美是很難的，馬援平交趾，功業彪炳，立銅柱以彰其勞。交趾濕氣重，馬援在軍中罹濕氣，聞交趾葷菜實大，食之可以消除濕氣。軍還，載葷攻於後車。及馬援死，有人向光武帝進讒，謂馬援後車所載皆明珠，遂獲罪。唐人胡曾曾有詩詠之云：

一柱高標險塞垣，南蠻不敢犯中原。
功成自合分茅土，何事翻銜惹寇冤。

——銅柱——